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侍請_臣王燕緒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舉人_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_臣謝登雋

膳錄監生_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二

明

神宗皇帝

上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

除樊政翼曰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
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

神宗信用閹人
礦稅之擾
海內雖盈廷籲
請若閹聞如會
搆疾而召見閹
臣盡除弊政不
可謂非轉移之
機沈一貫既承
此旨正宜迅下
所司以開廣德

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
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
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
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
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卧一貫尋叩頭出
擬旨以進是夕閹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
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
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

音而興民困何
仍濡遲觀望望
日尚未奉行致
神宗得以進履
成命真全不以
國事為心者中
消唾諸曾若輩
之不如顧既不
能力持于始其
後復借星變為
由屢請罷撤陰
為河順取容而
陽以謬言弋譽
究之欲蓋彌彰
耳

持遑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
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
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
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寢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

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
急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

字美命江夏人

言禮當祭

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

名英煥顯榕次子

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

楚宗事廢朕難
明當時之號焉

止人者大抵皆
右假王之說究
亦未有確證而
其難端則始于
汪若泉之告奸
若泉為蔡王密
戚所言或果有
見聞或妄生觀
觴皆不可知彼
時若即窮究根
源得贖其真偽
及事隔數十年
華越復以挾嫌
訐訟尤不可不
明助虛實以破
疑竇而息聲寃

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

言華奎乃恭王
妃兄王如言子

華壁乃妃族八王
如綽奴王王子

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

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壁亦封宣化王

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

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

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

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

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

乃沈一貫獨執
宜訪不宜勘之
言委之撫按仍
歸顛預了事適
足昭缺謬之口
于是閣臣禮臣
互相祖護攻擊
紛如日以報復
相尋轉置楚宗
曲直于不問朝
局之壞蓋至是
時而極矣

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母竟楚事
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
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
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
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
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
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
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

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奸妻証

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

明年華奎

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遞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于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皋

富順人遂

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

無錫人

又言正域

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

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

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

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

求給事中張問達

字德充涇陽人

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

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

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

字叔簡寧陵人

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

矩

安肅人

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

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

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東

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

言坤書首載漢明德

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

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

字章尹莆田人

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

字以齊黃岡人

並糾貴妃疑出自

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誚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

議復出朱賡于寓門外獲之其辭假鄭福成為問答
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
出于不得已當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內閣者以
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
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
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諷鯉辭名命乃貽書李三才
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并憾三才
才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皋直指為王域鯉所造

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

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

捕僕隸乳媼

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

員皦生先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

戚里

生光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

疑書出其手

遂下獄拷訊夢皋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

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輒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先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

謚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及是卒贈

少保

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

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
心吾意大臣不受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
懇請得歸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洧河成

加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洧河

洧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

大立首議開濬

事具前

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

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

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

以引湖水

微山湖之水

劉東星又開良城

在邳

州北漢置良成縣
晉改良城唐省

侯莊

在韓莊東今
為侯僅閘

以試行運

時漕
舟行

加河者工皆中輟

東星卒官
役遂止

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

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

在邳州東
蒙沂諸山

之水入加口

在邳州
西北

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

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

獲鹿
人

終其事由

是加河遂為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

是時陳言屢雜
幾不惜指斥詆

諶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難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櫻鱗之然沈鯉等乃欲藉素服冒雨覲得一為動心見亦疎矣觀於因疾革除之詔疾瘳輒便進還過災責實政之修災過依然不省其因循莫振誠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猶欲以口舌力爭如石投水庸

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

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

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

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啟視果為心動戶

部尚書趙世卿

字象賢歷城人

亦上疏力請

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

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謾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擁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難犬經十數

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
翼虎魚焦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
飲恨人與為怨謹譟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
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
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閭稅而閭稅虧搜庫藏而庫藏
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緩而贖緩消外府一空司
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
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
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為詔令
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
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
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
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
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
之于心必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
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鹽稅無煩再計而

決也帝優答之然不為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
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
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
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溫純清白自持
奉職固稱無私
即其為沈郭辨
明誣枉亦人心
公道所存至於
楚宗倡亂敗於
持兵入署擊殺
封疆大臣實與
叛逆無異逮治
俾正厥辜實不
為枉乃純轉力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

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

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

字宜遷
上饒人

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北斗

海鹽人

錢夢臯等

皆在謫中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

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臯等遂連章許純楚

明月無反狀木
免繼意失則其
後孫慎行復襲
前說請釋諸
宗當時亦與
其議綱由諸
人深嫌一員凡
所措置必欲一
切力矯之是皆
朋黨偏見因結
於中竟不以朝
廷事理曲直為
念耳

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臯北斗朋

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臯

北斗亦罷歸

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麗時雍御
火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與

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劉
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麗時雍汝上人朱吾弼字諧卿

高安

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

在碭山
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

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泃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磳皆命懸一綫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

即熹宗

選侍

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

王氏

順天人

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
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
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
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
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
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
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

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憚復止
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
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
遂終帝世

丙申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勲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
榮領稅使妄奏井多晴綠玫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
帝特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

會緬賊侵蠻莫
其執詞以奉稅

使令今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
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又

請麗江土知府

本越折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

木增獻地聽開採

巡按御史宋興祖

中江

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

石門

關名在府西北

以絕西域守鐵橋

亦在府西北

以斷土蕃奈

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夷漢

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

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

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勲等率寃民萬人焚榮

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
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

陳帝乃止誅首亮世勲等

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粟龍旗走朝

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甲而嘩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到死淮懼內奔閭臣朱賡言未踰月而遠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衆臣不知遠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

字伯輔
沁水人

交章詆一貫奸

貪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
一貫數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

嫌鯉方鯉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

溫吉焉

一貫當國杖柱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
畧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

醜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止及卒贈太傅謚文恭鯉
在政府秉政不阿以壓于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
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急政之
獎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謚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

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

重慶人

巡撫趙楫

大興人

建議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

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給事中宋一韓

陳州衛人

力

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

字飛百江夏人

亦以為言帝卒用

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丁未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

舊作銀定及成今改後仿此

犯涼

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抄不已

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

注見前

總

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

西寧衛人

擊之寇大敗去未幾

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

舊作沙賴

改今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

柱及副總兵官秉忠

榆林衛人

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

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

字進卿福興人

俱為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
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
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
鄙蔑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
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

又三年錫爵卒于
家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

謚文定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
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
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

慎行學有原委貫
穿百家在詞館中

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為一時
冠馮琦字用韞臨淄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

元羅婆部後改武定路明置
武定軍民府今為府屬雲南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

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

瑾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

土舍鳳朝
文與尋甸

土舍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剽掠

州縣屢敗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

尋甸今為州屬曲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靖府東川注見前

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

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徙居金沙

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慄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

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

武定大肆剽掠連破元謀元縣今屬羅次元州後改武定府縣今屬雲

南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刳推官
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
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蒞遼總督賽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
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

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

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栢如楨如樟如梅皆總

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

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

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

利盡籠入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

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

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

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
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
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
暮氣難振又轉相掎扃士馬為之蕭耗及成梁再鎮
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
是罷久之卒

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

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畝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

甸土目揚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沖為亂攻破

嵩明

注見前

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官吏多為賊

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

注見前

等處土兵擊之屢戰

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剿鄭舉等方西破祿

豐

元縣今屬雲南府

知縣蘇夢暘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

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

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沖副使羅希益

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
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

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
蔚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

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
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不能行至是卒于
官贈太保

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安之子賚雲丹

舊作賴狡
革歹今改

黠為邊患與其從

父莽吉爾

舊作蟒金
今並改

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

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

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

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

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

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

敵以有備引去

已酉

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

在錦州府
錦縣北

先是朶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

字來
清崑

人受總督王象乾

字子廓濟
南新城人

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

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

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

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尙仁支

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

注見
前

二十二里官軍

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

在錦縣東源出喀喇沁威蘇圖山下流至鮎魚

塘入海

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

罪自効松患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

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

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

鹽山

力攻給事中王元翰

字伯舉寧州人

貪婪不法元翰亦

神宗怠政偷安已折成痿痺結習至百司章疏盡棄之高閣度置不觀遂致羣口紛駁肆無忌

憚第一節實為
執政之尤葉向
高不力請隨事
批答以期戒曉
廢而勵精勤僅
欲為言路評其
曲直已非正本
清源之見乃并
此不能行使樹
黨者茲相持不
已甚且以飛章
一劾即遣人固
守其家迫之使
去日中全無國
憲朝廷亦若罔
聞知尚成何世

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

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

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

賊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

筐篋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

元翰擅離職
守謫其官
庚戌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日庠臨川人疏言

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厯二十年來

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強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

字兆震
候官人

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

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

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

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繇萬

世疏入不報

辛亥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

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

李三才本一路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決寬一時清

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欽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亦收獲守訓連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
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

流惡冒因借疏
素小廉交歡講
社以園內可把
持朝局外堪標
榜士林耳若高
顯諸人用理學
之名偶盟壇坫
無至輔臣臺諫
莫不草牘公行
況如李三才久
以幹略推重封
疆未始不欲藉
其聲勢資為攀
援此真當日彼
此託哭之由非
庸論所能推見

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

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

東莞人喬應甲猗氏人給事中王紹徽咸寧人等十餘人繼

之胡忻泰州人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

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

盛稱三才廉直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

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

君罪莫大此意為憲臣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戒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

至隱者卒之弊
涉禍與焦爛為
期蓋緣上氣日
乖則人心日替
而國運亦日衰
可知勢會所趨
即諸黨人亦難
自主可勝歎哉

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
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

御史吳亮武進人素中行子

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

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

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既家居忌者
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

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囿且言與于玉立遙執
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

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
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視下獄三才

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
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

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未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
偶曰東林便成陷弊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

即力阻其進其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所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既往勛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攻之者卻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徽儀廣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

字嘉賓宣城人

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

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竣所居縣目之

宣崑黨楚結黨
紛紜日以抨擊
俱同為市井至
京察紀典亦任
若輩絕起把持
而官路一收送

臣即聞而引去
自昔門戶之患
未有甚于是時
者總由神宗耽
習宴安寧泰
置之不問遂使
常勢益熾同脉
寢傷明作之旋
即傾覆其故雖
非一端而人心世
俗之壞實皆自
沈鋼所由也

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

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

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

齊則元詩教

萊蕪人

周永春

金鄉人

韓浚

淄川人

張延登

鄒平人

為之魁

而燕人趙興邦

高邑人

輩附之楚則官應震

黃岡人

吳亮嗣田生金

麻城人

為之

魁而蜀人田一甲

忠州人

徐紹吉

保寧衛人

輩附之浙則姚

宗文

慈谿人

劉廷元

平湖人

為之魁而商周祚

會稽人

毛一

鷺

遂安人

過庭訓

平湖人

等附之與賓尹天峻聲勢相倚

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

創大東小東之說自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

稍異議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
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為當閹虎豹是年當大計京

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

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

字則之耀州人

急言于丕揚

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

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

字求仲歸安人

為第一

敬受葉賓尹及

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
房互換聞卷凡十八人彊圖錄敬為第一

知貢舉

侍郎吳道南

字會甫崇仁人

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

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

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

金明時

德清人

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

繼芳偽書抵紹徽者

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春

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

晉江人

等

時侯命未下

乃

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

疏辨朝端闕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

廣西宣化人

副都御史許宏綱

人陽

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

人清源

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北京

字伯闕
宜興人

喬允升佐之

北京謂明時倡言要挾巡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

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

明時未嘗要挾北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

主事秦聚奎

漢陽人

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

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

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北斗陳治則

餘姚人

宋一韓姚

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會稽人主事鄭振先武進人張

嘉言

湘潭人

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

應甲于外

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

故為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宣臺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由是諸失意疏乃下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

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

亦拜疏歸

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閭臣有所徇庇間

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于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
丁巳京察

事具
後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

命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

為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

字文光掖縣人

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

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

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

既擬奪爵錮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
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
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
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

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

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

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

得命竟歸

廷機繫閭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
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

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
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癸丑四十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

祁陽人

請加派

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

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

舊作素
襲台吉

及烏

魯台吉

舊作五路台
吉今並改

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

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
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

制諸部矣

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
部長烏魯台吉薩納額森台吉等兵力皆

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如
例涂宗濬南昌人顯森台吉舊作兀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

字純玉渭南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

方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

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

字肖岡潼關衛人

再發湯賓尹科場

事

賓尹以考察褫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郝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頗有私居相

并賓尹事發之旨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湯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忝詩教等

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

鄒之麟武進人

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

臨晉人

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

賓尹

家居嘗謀奪生員施天德妻為妾計訟女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遂告于官為建祠以愧賓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姦事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云此施湯故智會有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縉尋斃養喬夙與廷弼牴牾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上疏辨瑋議

養喬錫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遂連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今

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元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

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

南昌人

魏雲中

武鄉人與

時熙俱力攻
賓尹廷弼者

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

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

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

吳道南並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
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
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蒞任帝久不視朝道南
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蒞任道南始
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
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

後為御史李若星

字紫垣
息縣人

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

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

向高言今國事艱難
人才日寡在野者既

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
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
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
下事尚
可為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北京以振基出外不移

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拜

華

字孟閻
吉水人

周起元

字仲先
海澄人

孫居相及郎中賀烺

丹陽人

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並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

字伯孝襄陽人

為吏部尚書

繼之年八十餘老而憤一聽楚黨意指文選郎王大

智

玉田人

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

贊皇人

定制科

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

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

襄陵人

抗章力爭御史周起

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彊來朝不能難乃啖

其黨羣起攻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窮

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為制
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
階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已遂出之繼之
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諡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厯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
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
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

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裂地以王諸子
明祖弊政本不
足法至神宗溺
愛福王及出就
藩封營邸修踰
常制而且膏腴
鹽英傾國用以
斥治行裝適足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

啟其駭者貪性
之漸迨後羣盜
生心卒以象齒
自焚不可謂非
貽謀之不善至
于之藩定期屢
易不過神宗愛
憐少子福王依
戀庭闈而廷臣
輒疑其逼遁意
在奪儲交章致
促已為過當乃
奸人亦從而效
尤敢據謬悠之
說以逞其簧鼓
甚且入皇城放

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得旨莊田非四萬頃

不行廷臣大駭

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今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

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祖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
疑自釋曾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鄭貴妃內侍姜嚴

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

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

日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

嚴實為法所難
寬而刑臣不敢
加殊閹臣請以
靜處姑息養奸
恬不為怪當時
法全之弛尚可
問乎

刑官獄未竟日乾乃入皇城放礮工疏刑官大
驚將擬以死罪日乾遂許學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
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日乾疏不宜發宜留
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
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勅力
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
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減
去二萬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
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

部侍郎孫慎行

字聞斯
武進人

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

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

諫

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
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年二十三未

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將之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

貴妃復請留王慎行並力言之

慎行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俱效之競相搜取因欲十七人

並罪藉以寬敬慎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闕節而為十七人昭雪

黨人益大恨會疏

上留中于是過庭訓示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遂連

疏引歸

時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護持久之僅謫行人司副凡

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蓋帝心重之而

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

向高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

之道蓋有數端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象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聞其中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嘗卧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卧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

卷一百一十二

以為非體及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闕中尤為異事
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
允其去

四^上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挺入慈慶宮伏誅

安男子闖入禁
門自有應坐之
律風癩與否本
無事深求自益
廷議紛紜數陳
成厥案總由當
時坤輿寵好
名者慨欲以安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宮門
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

備自任遂爾遇
事生風不知鄭
妃果意存奪嫡
則宮掖陰謀豈
能防測何必令
狂徒持梃公肆
逆圖況太子深
處慈慶又豈一
擊之所能傷顧
萬意三年僅成
激浪之舉雖至
愚不應出此下
策其事固情理
所必無乃舉國
若狂妄生剗棘
必待至苛臨軒

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

州人口中呶呶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

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

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

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

平湖人

等復訊一如廷元指

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寃行至東華門遇一人

謂持梃入可當寃狀遂悞入東宮

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

提牢主事王之寀

字心一朝邑人

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

割晰東宮委曲
求全居臣父子
之間至以文偽
調停尚復成何
事體雖由諸臣
之好事生非亦
可見建儲之無
益有損其流弊
固無所不至耳

甚悉

差初不肯承己云不敢說之案座左右出留二吏伏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

令隨

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銜一遭遇

人輒打死乃舟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官之案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

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

心有膽乞縛凶犯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

字凝遠武進人

疏有奸戚

二字帝惡之與之宋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

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

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癰始末

言貴妃遣瑞建佛寺瑞置陶造覽居民多鬻薪

獲利者差賣田負薪往市于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瑞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梃欲告御狀

于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癰二字為定案越

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

字君啟會稽人

言令十三司會

鞠衆咸躡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

使狀

夢龍見差長身駢脅晚視傲語絕無風癰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奉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

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誅凡五人

于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

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

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

士晉

字武裁宜興人

直攻國泰且侵貴妃

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

貴妃力求陛下連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頂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斃張差以其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

擬光復罪

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

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
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
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
臣使我為不孝之子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
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
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
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于諸言者亦不遽罪也

未幾士皆

調外之家削籍大受奪官
而夢龍獨免光復亦見釋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

少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為套

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

舊作猛克
什里今改

等以挾賞不獲數

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

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

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

在葭州北大柘

油

在神木縣西

神木栢林

在神木縣西南

中道波羅

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

西道磚井

在延安府定邊縣東

寧塞

在延安府靖邊縣西

諸城堡盡被蹂

躡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栢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

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刦其營又敗死

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

字炭武松之姪援

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臣等謹按一代之興鴻猷炳燦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卷中所載整旋興師既已恭述大略至于紀年系統正續綱目于周末元末書宋明二太祖事間有參差未為允當伏思我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

肇基

興朝建國紀年例應大書以昭

睿

訓指示仰見

聖

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于萬歷四十年以

後凡恭遇

列聖建元之初並繫月特書

創垂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盡善而我

皇上筆削維嚴之至意與
續承靡數之盛心並足昭垂萬世云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

侵大破其衆

事在辛卯年

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

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

事在己亥

年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

滅之撫定其國

事在丁未年

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

俘釋遣歸國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

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

事在癸丑

太祖復

年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既而我

親督大

兵圍錦台什破其城錦台什就執布揚古亦降葉赫屬城俱下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遠播又製國書

先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

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國點上下

定旗制

初削平諸國設有四

字雷同無別因加國點以分析之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又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

規模

宏遠帝業已成于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

正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

字良孺進賢人

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

鳴于晉地流星晝墮于清豐

唐縣今屬大名府

地震二十八

天火九石首

晉縣今屬荊州府

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

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
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羨溢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
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
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

誠禽息碎首

韓詩外傳禽息秦人薦百里奚于秦穆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之賢召禽息

謝之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賈

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

內庫太寶外庫

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國王插部覲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

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抗可憂六
羣譁盈術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
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
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
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
可獎惑天子小校可溫逆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渙黔
之守令皆窮途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
讒構之口甚于戈戟頃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
無人心天下事
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

敗寇衆浩爾齊布延泰

舊作卜言太

沙津

舊作沙計今並改

等懼

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

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

立誓獻罰九九

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

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

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

在榆林縣東南

波羅

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

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款延

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詰戎肆武本非獨恃國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況時常邊備日死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充儲軍實即閩力陳猶懼不克有濟京營停練三年果能力為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丁巳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整飭如古中尉
衛尉所隸亦可
稍資捍禦之用
乃計不出此徒
云當折戎壘以
應秋氣明季諸
臣不知國家利
病習為文貌之
言苟且塞責皆
此類誠可笑亦
可憫矣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

一見帝及挺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

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

吳江人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遠戌同和素不能文倩同

里趙鳴陽為之同和得舉第一鳴陽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戌湯賓尹以道南嘗欲

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

史張至發

淄川人

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譏道南不能

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

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謫文炳

于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

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贈少保
諡文恪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一寸土也明無端啟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啟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几滿漢人等

毋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

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

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于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

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罔為割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隨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

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

城及臺堡悉下

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

廣寧總兵張承廕

榆林衛人

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前此征倭之役
楊鎬已悉天下
之全力一舉喪
之尚敢詭詞報
復其罪既不
容誅至撫遼仍復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蔭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

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馬

時察罕胡上克圖及西部

阿廷妻瑞達勒皆擁衆入遼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
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
矣故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畧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

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

故官旋以開蒙
幼罷安望復有

經畧之效廷臣
無識謬稱熟諳
邊情濫選推轂
不旋踵而措置
茫然全軍並覆
錫固死有餘辜
而廷評之顛倒
是非益概可見
矣

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

縉雲人

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

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

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

以拾遺

以孫慎行趣福王之國為邀功列
之拾遺疏中帝察慎行無罪獲免

善類為空

至是繼之去位忝詩教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

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
益損與繼之並為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鵲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
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清
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闕帝賜楊鎬尚
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
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
餘省照萬厯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
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

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
民生困弊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
四日乃滅

戊午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

徵

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

與兵部尚書黃嘉善

即墨人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

日趣鎬進兵鎬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

官馬林

蔚州人
芳之子

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

字士贊保
安衛人

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

榆林人
詩之子

王宣

亦
榆

人為佐李如栢從鴉鵲

開方輿紀要在清河東
南關之東有喜昌口

出趨清

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甸

在寬甸東北亦曰瞭

臺馬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

字伯珪上

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

道關

在今興京城西

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

首功先渡渾河

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

太子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許

舊作撒爾湖今改

谷口

我

大清方築界藩城

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

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

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
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
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訥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並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為援而
別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訥山上明日六旗兵
大戰破薩爾訥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
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
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

在今奉天府海
城縣西明置三

密關
今廢 聞松軍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

尋謫充為事官
令仍守開原

潘宗顏

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栢綖兩軍如栢甫抵虎攔關

大清哨兵二十八人見之登山鳴鑼作大軍追擊狀如栢

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綖已深入三百里

至深河

輿程記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
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董鄂路聞綖軍至逆戰綖猶不知杜松軍覆

復整衆進登阿布達里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緹西岡上軍自
高馳下奮擊緹軍趨緹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
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緹營中大亂力戰死緹養子

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

緹子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

內所用鎗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自緹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本朝賜專諡忠壯士

卒脫者無幾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

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

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
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
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
從宗文怨之至是廣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

廷弼前按遼趙構李

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與也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也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塞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

命代鎬經畧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

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

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畝糧修器械毋庸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

關在奉天府
葉赫城西北
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

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

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

罷總兵李如楨

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蔭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

栢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

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為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楊鐫使

中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栢還京其

族黨部曲高貴者悉隨之西域中為空如栢以孤城

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

被圍遼兵不救城遂失

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

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

堡名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

河鎮江

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

等諸要口使首尾相

應帝從之

廷弼初抵遼今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

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者

乃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

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
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
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
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
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

焉煥尋卒卹
典不及

^{己未}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

舊作宰賽今改

等進攻朝鮮國

王季琿

公之子三十六年襲封

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

遂謂琿陽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

拏琿疏辨言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

禮兵二部請降勅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勅令

陪臣齎往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

諡孝端

大學士方從哲哭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

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

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

偕諸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先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漣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

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
樂侍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楊璉字文孺應山人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王安雒縣人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輔七世孫

大賢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

字明卿漢川人

李汝華

字茂夫睢州人

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

字紹夫晉江人

侍郎孫如游

字景文餘姚人

等于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

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

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庚申泰昌元年

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

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

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赦

以史繼偕沈淮

字銘鎮烏程人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淮與從哲同里相

善給事中元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淮及繼偕名上疏

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

淮于明年六月始至繼偕于十月至

淮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遠左用兵臣嘗募東陽義烏諸

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謀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魏進忠肅寧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今屬金華府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噉帝知選

侍李氏

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間害憤鬱而

卒

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

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

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

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

郭二戚畹

帝生母王氏
皇后郭氏

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

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

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

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

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

字君美
隨州人

劉一燝

字季晦
南昌人

韓爌

字象雲
蒲州人

朱國祚

字兆隆
秀水人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

高復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淮尚未至帝遂復

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

入直

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
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

紅丸移宮與世
擊並稱三案其
是非本無難論
定而當時異說
紛囂入主出奴
牢不可破遂爾
自蓄疑團機擊
事前已具論之
若紅丸之案謂
李可灼必有逆
謀自非篤論但
可灼本不習醫
其藥何由進御
方從哲雖婉詞

曠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
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目之命封
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
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
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
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
臣者再諸臣退竢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
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

疑詰而藥未試
嘗竟不力為沮
止藥甫進而遽
遁不諱二人獲
何忍偷息人間
乃從哲于懷寫
遺詔時尚欲加
可灼以優賞無
怪冀廷之責有
煩言律以許止
趙盾惡名誠無
可辭而遽請顯
正則誅則太過
矣至李選侍以
先朝嬪御配清
園非所宜居及

腹間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閣人所
格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燬詰皇長子所在羣
閣不應一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
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
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燬與惟賢遂
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
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于即
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宴內無嫡庶
之嫌父死之謂何舍欲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
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

既獲職驚疑
即常盡息又何
至捕風捉影附
會宮禁傳聞致
創為難經入井
之說信乎
經年不休尤為
悖妄總由諸人
初無忠君愛國
之心而分門別
類私意蔽銅遂
至幸災樂禍託
為忠愛以逞臆
見而肆譏彈其
心實不可問迨
議斷未定而宗

得宜即朝委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
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連誤大事唾其面曰市脫不
濟汝死肉足食乎連為
悚然 徐養量應城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驚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
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
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
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

社已墟口舌之
病殆亡微之先見
耳

正官而殿下乃退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
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
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
遂大怒將加以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
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
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
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
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

姑緩耶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亦惟今日于是日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噓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

是時官府危疑人情洶懼先斗

與漣協心建議辰極獲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

是為熹宗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厯四十八

王安初為東宮
伴讀頗有調護
之勞其行事亦
尚不違公是不
可謂非庸中佼佼但新君初立
閣臣不思援眾
正匡扶轉欲倚
宦官為內助實
乖杜漸防微之

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

啟元年在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厯以後為

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

廷惟王安足倚

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已子數使人陰撼其過安甚為調護貴妃

無所得及挺擊事起安又為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書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鄭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

頃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

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過雖王安秉筆
尚知謹慎持正
不致諸弊業滋
但以朝政假手
中涓遂使柄移
司禮未幾而奸
端逞志大翻朝
局流赤無窮慘
厥禍原一蠹亦
不得辭咎也

賜太監魏進忠世蔭封乳母客氏

定興人為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

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常與悍少年博不勝為所苦志而

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益窘乏久之始為緣為才人典膳

因魏朝以結王安朝

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

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

並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蔭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

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

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胎

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胎則析其字為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

新鄉人

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

盜寶

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帝怒

下法司案治甚

急諸閹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

選侍出

入井熒

惑朝士繼春信之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

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

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

畧言皇上當還乾清

則選侍自當移宮其理易曉唯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帝

乃宣諭內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

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

降諭數選侍過惡

言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

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

因責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

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

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

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皇八妹無恙而

是時給事中周朝端

字思永臨清人

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

謀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

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

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

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

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恐

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

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燾力為解乃止

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之故帝屢

旨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

孝端皇后同葬

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彊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網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奸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讐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

字大來鳳翔人

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

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

專以排東林攻道學

為事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閤邊廷弼以其書生

貌之遂積相失

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

吏欺宗文宗文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

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怒

遂與宗文比而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

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

顧慥

山陽人

馮三元

三河人

張修德

太原人

給事魏應嘉

興化

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

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彊毅用兵非所長廷

明政之弊起于
重內輕外關帥
即有幹材而臺
省黜罷之者輒
無所不至其人
或力圖銳入則
以開釁糾之其
人或意存持重

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
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
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
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求勦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閑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愀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復開然責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備陳廷弼供狀末言廷弼功在存連勞有可紀而遼瀋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為當云朱童蒙萊蕪人

則以促戰固之
廷弼數言實足
盡在廷窄不可
破之膽習恃其
為人威略不無
足觀而性習奢
疎不能自克是
以尋常腹臍細
故召開寶禍至
于身名瓦裂而
莫之惜亦不得
謂非其所自取
耳

以孫如游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如游以帝為皇長孫時未就外傳即請開講
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賚可

灼銀幣御史王安舜

廣州後衛人

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

賞之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

史鄭宗周

文水人

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

令司禮察處于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

字涵一
三原人

郭如

楚

晉江人

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琬

字用韋
並都人

先祿少

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

字介孺
新安人

等相繼言文昇可灼

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為狗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

揚

清澗人

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

言從哲獨相七年妨
賢病國罪一驕寔無

禮失誤

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

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

壅耳目

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

沒全師

罪八徇私罔上鼎鉉遺羞罪九代營權稅盡

國殃民

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

當誅者

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宮奴所誣美

珠欲封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
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
刳藥從哲擬賞
賚當誅者三
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

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

當神宗之末從哲獨秉國成一無所匡救又用

姚宗文閱邊薊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